

# 紅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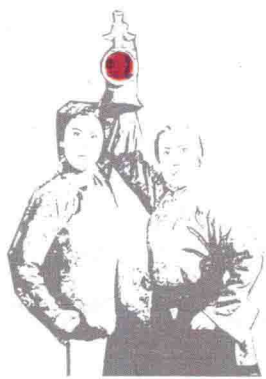
## 外传

● 木祥 著

「文革」期间，纪子村最有名气的，是他们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革命样板戏是京戏，纪子村的人，不可能把握得住京戏唱腔。大队干部就想起用地方戏「花灯」唱腔来演。道白呢，用什么腔就由演员自己决定。男主角李玉和说的是不太纯正的普通话，有点南腔北调。反面人物鸠山却说川腔，川腔倒是模仿得有点地道，但与李玉和对话时，两种腔调让观众应接不暇，与正版革命样板戏比起来，也就多了些情趣。

当然，更多的演员用的是方言。



# 紅燈記

外傳

● 木祥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灯记外传 / 木祥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2-14132-2

I. ①红…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075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李 爽

创意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雷安平

责任印制: 洪中丽

## 红灯记外传

木 祥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70千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132-2  
定价 30.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 目 录

第一章	张美兰出演卖粥大嫂	01
第二章	李铁梅意外怀孕	04
第三章	李玉和罢演	09
第四章	李铁梅走出险境	15
第五章	贫协主席出高招	20
第六章	李铁梅投奔陈骥匠	24
第七章	王婆下奇药	27
第八章	欧阳富贵初尝处女胎	30
第九章	鸠山出山	36
第十章	李铁梅栽秧出故障	41
第十一章	谢老中医解大难	44
第十二章	斗“走资派”搭大台	48
第十三章	两派阵势吓倒老书记	53
第十四章	辩论会上鸠山挨黑枪	59
第十五章	李玉和抓出暗藏地主杨光龙	68
第十六章	鸠山巧遇张美兰	73
第十七章	万医生施计捉奸	79

第十八章	革命大联合冲击妃子村	85
第十九章	鸠山要创“根据地”	89
第二十章	鸠山动情李铁梅	94
第二十一章	王连举机智解难题	99
第二十二章	王连举巧妙保文物	103
第二十三章	鸠山下派前进队	111
第二十四章	鸠山圆梦张美兰	118
第二十五章	樊正清领跳“忠字舞”	124
第二十六章	欧阳芬属意鸠山	131
第二十七章	鸠山组织民兵排	136
第二十八章	小河边张美兰再出轨	141
第二十九章	庆祝会樊正清出大事	145
第三十章	三姨太巧劝樊正清	152
第三十一章	贫协主席念旧情	157
第三十二章	吴会计斗出第三者	161
第三十三章	抗震棚里出怪事	168
第三十四章	纪主任抓典型看上了张美兰	175
第三十五章	李玉和与鸠山访大寨	181
第三十六章	金老倌换粮票出故障	186

第三十七章	胡家尾子展红旗	191
第三十八章	青林山上斗天地	198
第三十九章	李玉和王连举再设奸情	205
第四十章	捉奸不成倒偷一袋米	210
第四十一章	阮兴国做事不牢害倒亲弟兄	214
第四十二章	罗凤兰痛哭解围李玉和	221
第四十三章	胡佑贤勇排哑炮出事故	228
第四十四章	鸠山急中生智设灵堂	234
第四十五章	以真乱假妃子村再出典型	237
第四十六章	胡佑贤的死比泰山还重	244
第四十七章	前进队春季要积万吨肥	250
第四十八章	鸠山提亲李铁梅	257
第四十九章	李奶奶做媒出师不利	262
第五十章	贫协主席倾向邓德荣	267
第五十一章	提亲不成邓德荣恨鸠山	271
第五十二章	张美兰放手成全欧阳芬	279
第五十三章	妃子村演《红灯记》办喜事	287
第五十四章	鸠山、李铁梅考大学搭末班车	297

## 第一章 张美兰出演卖粥大嫂

“文革”期间，妃子村最有名气的，是他们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革命样板戏是京戏，妃子村的人，不可能把握得住京戏唱腔，大队干部就想起用地方戏“花灯”唱腔来演。道白呢，用什么腔就由演员自己决定。男主角李玉和说的是不太纯正的普通话，有点南腔北调。反面人物鸠山却说川腔，川腔倒是模仿得有点地道，但与李玉和对话时，两种腔调让观众应接不暇，与正版革命样板戏比起来，也就多了些情趣。

当然，更多的演员用的是方言。

一场现代戏里，出现好几种口音，很有意思的。

结果这“妃子村版”的《红灯记》很有特点，还到其他村子里巡回演出，所以坝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戏里几个有特点的演员。主要人物就不用说了，就连扮演“卖粥大嫂”的张美兰，给人的印象都很深。

张美兰去赶街，大家会在众多的人群中认出她来，说：妃子村卖稀饭的女人都这么年轻俊俏啊！

说完又“阿啞啞啞、阿啞啞啞”地感叹一会儿，接着是很佩服的表情。

张美兰听了，故意装作听不见，把额头上的刘海撩了撩，再

把腰间的飘带掀一掀，夸张地扭着身子走开了。身材像柳枝一样，柔软而有风韵。

张美兰不但身材乖巧，皮肤也白，脸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水汪汪的。年龄又只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年华。然而，张美兰原来只是一般社员，后来，可能是她的丈夫在矿山参加工作，弟弟又到部队当兵，《红灯记》里的男主角阮爱国就想到让她扮演一个角色，张美兰的地位也就变了。

演男主角李玉和的阮爱国，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张美兰的丈夫邓德军，曾是他们民兵连的基干民兵，后来外出参加工作，弟弟又去当兵，阮爱国也就没有留意他家的事。只是到了那年春节，阮爱国带着民兵去慰问参军家属，去军人家属大门上贴“光荣军属”的匾额，才发现了张美兰，印象很深。阮爱国觉得，邓德军参加工作去了，妻子留在家里，弟弟又去当兵，理应照应一下。所以，大队决定排演《红灯记》的时候，就想起了她，让她演台词不多的“卖粥大嫂”，也就是坝子里人说的“卖稀饭的”。

卖粥大嫂只有一句台词：马马虎虎。

剧情是这样的：当年日本鬼子扫荡，形势紧得很，西山游击队急需一本密电码与八路军联络。这一天，李玉和与磨刀师傅约好到粥棚去对暗号交密电码，借故买粥喝。买粥喝顺便问“卖粥大嫂”张美兰一句：老板娘啊，最近生意怎么样？

张美兰回答说：马马虎虎（介）。

本来，台词里只是“马马虎虎”四个字，但张美兰家乡方言重，说话喜欢在后面点缀一个“介”字，表示亲切。阮爱国先是不让张美兰点缀进去这个“介”字，后来演出的时候，张美兰无意中还是会答错，当阮爱国问老板娘生意怎么样的时候，还是会回答：“马马虎虎（介）”。



阮爱国先是不高兴，但张美兰回答“马马虎虎（介）”的时候，台下观众听了感到亲切，都鼓掌，气氛十分热烈。于是就不再阻止，让张美兰回答：马马虎虎（介）。

由此，张美兰就得了个外号：“马马虎虎介”。

事情就这么简单，张美兰凭一句“马马虎虎介”，再做一个舀粥状，再把饭盒递给阮爱国，一场戏的任务就完了。

然而，张美兰就凭这句话这个动作，便可以拿一个夜工的工分，而且白天也参加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免去了许多的体力劳动，心里很惬意的，内心里，也感激李玉和，也由此惹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事。

这是后话。

妃子村演的《红灯记》里，许多演员名气不怎么大，反而是这个“卖粥大嫂”老小都知道。村子里的小孩子见了张美兰，便跟在后面吆喝道：马马虎虎（介），马马虎虎（介），马马虎虎（介）……

张美兰参加宣传队，演“卖粥大嫂”，其他人没得什么说的，只是她的婆婆觉得不对劲。张美兰的婆婆，学名杨春英，妃子村人称之为“春英姐”，年轻时就失去丈夫，要与村子里的男人周旋，练就了应变能力，所以很有心计。现在老了，“春英姐”是个小个子老太太，嘴巴有点瘪，眼睛小而敏锐，一看就是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知道张美兰的漂亮，她更知道像张美兰这样的年轻媳妇，丈夫又不在家，干茅草房怎么能见火？

所以，看到张美兰在台上抛头露面，真是一万个不放心。于是悄悄请人给儿子邓德军写了封信，通报了张美兰演卖粥大嫂的信息。

没想到儿子邓德军倒还大度。回信也有特点。

邓德军的回信，用的是矿务局的专用信笺，眉头上印的是“39271 勘探队用笺”一排红字，不用看信，就看这排勘探队的番号就让人感到很有派头的。

信是这样写的，先写了“敬爱的母亲大人”，然后便来了两句毛主席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然后另起一行，才入正题：张美兰要演革命样板戏，她想表演，就让她表演，表演得越透彻越彻底越好！

春英姐听人读了信，还真不明白儿子具体说了些什么，先是莫名其妙，小眼睛扑闪扑闪了一会，瘪着嘴琢磨儿子信中的口气，便大约知道儿子心里另有打算，也就不说话。

所以，张美兰就还是正常地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她的“卖粥大嫂”，给李玉和舀粥，说那句台词：

马马虎虎（介）。

## 第二章 李铁梅意外怀孕

张美兰在妃子村出名，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人家生得漂亮，表演也有特点，群众喜欢便是硬道理。然而，《红灯记》里的女主角李铁梅不乐意了。

李铁梅是欧阳芬扮演的。张美兰没有演卖粥大嫂的时候，欧阳芬简直是红得发紫。其实，就是没有扮演李铁梅的时候，欧阳芬也是妃子村出类拔萃的女子。首先是生得漂亮，身材修长，瓜子脸，浓眉大眼，长辫子，演李铁梅的时候，基本不用化妆，站

在台上，一看就是红色革命接班人。下台来，换上新军服，扎一根腰带，戴造反兵团的红袖章，走在村道上，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

先前，人们看妃子村人演《红灯记》，主要是去看李铁梅也就是看欧阳芬。

现在形势有点变化，欧阳芬看到张美兰的呼声高了，暗地里便对李玉和不满，怪李玉和袒护张美兰，找张美兰这个人来演卖粥大嫂，明显是打压自己。打压自己的原因，是他们的造反派不是同一个派别。

妃子村两个造反派，李玉和组织的是“南昌造反兵团”，欧阳芬参加的却是“井冈山造反兵团”。

其实，大队排演《红灯记》的时候，李玉和就不想让欧阳芬上李铁梅这个角色，派别不是一个嘛，他不想让欧阳芬在妃子村抛头露面。然而，李玉和却又有点抵挡不住欧阳芬在妃子村的名声。

欧阳芬不但自己在妃子村有来头，她的父亲欧阳富贵又是贫协协会主席，虽然后来莫名其妙地瘫痪了，但新中国成立初镇压地主富农担任“刀斧手”的威风却没有减退多少。她的母亲是妇女主任，有名的“高竹竿”，看电影维持秩序，别人没有办法，她一根竹竿打下去，一竿打十多个人，电影场的秩序便逐渐井然。所以，欧阳芬从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在学校一直是班干部、少先队大队长、三好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欧阳芬还参加红卫兵串联队伍到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再后来“停课闹革命”回到妃子村，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青年标兵。总之，妃子村只要是涉及年轻人的先进头衔，基本上都是欧阳芬的。

由于是这种情况，李玉和虽然不想让欧阳芬演李铁梅，不想和她演父女关系，但认真分析妃子村的形势后还是抵挡不住，欧

阳芬便成了《红灯记》里的女主角。在台上，欧阳芬穿红花衣服，梳长辫，挺胸昂头，气势豪迈，和现在的女明星巩俐差不多。

现在，张美兰这个卖粥大嫂呼声高了起来，欧阳芬正想着怎么反戈一击有功，却遇上了大麻烦。

妃子村有的人说欧阳芬可能怀孕了！

欧阳芬二十岁都不到，不要说是结婚，对象都没有呢，怎么会怀孕了呢？！

一些人不相信，说可能是绯闻。

但妃子村的《红灯记》本来就在坝子里很火了，用不着这绯闻来炒作啊。

这些不相信的说，你们看妃子村口的那贞节牌坊，人家是出过“斋姑娘”的村子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妃子村北面，贞节牌坊真的有一座。牌坊用青石竖立，有三道门，雕花素雅，字迹工整。这贞节牌坊是妃子村为郭母娘娘立的。郭母娘娘是村子里终身不嫁的“斋姑娘”，简直是谈“性”色变。郭母娘娘之所以要留在家里吃斋，是因为生得漂亮，说媒的门庭若市，一气之下，便谁也不嫁，不想得罪人，一一谢绝，留在家侍奉父母。后来，郭母娘娘的品德每每被村子里人颂扬，再后来便要立牌坊纪念。从此，郭母娘娘也被村子里许多女子效仿，养成了吃斋的习惯。在妃子村，女子终身不嫁，吃斋念佛，全家人都感到光荣……

这样的村子怎么会出绯闻嘛？

然而，一些人却是相信欧阳芬可能怀孕了。这些人是根据妃子村出过妃子来推断的。他们说：妃子村的女子生得漂亮的多，过去就出过妃子。妃子嘛，肯定生得漂亮，就是容易出“作风问题”。

说起来也有点根据。

妃子村之所以叫妃子村，就是因为传说这村子出过妃子。早在明朝时候，妃子村出了一位美女，张姓。后来，这位张姓的女子被县里的土司选中，纳入土司府里当土司太太。然而，村子里交通信息都封闭，他们认为土司就是帝王，村子里张姓女子便是妃子。所以，村子也就改名为妃子村。

欧阳芬可能怀孕了，有相信的，还有反对的，各说各有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说说也就算了，只不过是过一把嘴瘾。

其实，最关心这事的，还是李玉和。这天，李玉和把演李奶奶的白秀老师叫到了大队来问情况。

在《红灯记》里，李奶奶是李玉和的母亲。现实里，李奶奶还比李玉和小三岁，才三十一。李奶奶圆脸，大眼，长睫毛，体态丰满，除了演《红灯记》，还在小学里代课，人们见了她，都称呼白老师，白老师都笑盈盈地答应。村子里的人，都觉得白老师是很有品位的女子。

听到李玉和叫去大队，白秀老师感到奇怪。不可能是背台词，《红灯记》已经演了无数场次了，那些台词唱段，两个人倒背如流。想想就多了个心眼。白秀的丈夫，在外县水利部门工作，一年半载才回村一次。白秀是聪明的女子，丈夫不在家，村子里许多眼睛都盯着，是非有些多，她得有些防范。

下了课就往大队赶。村子有些宽，几百户人家呢。学校是村子边上从前的寺庙，到大队去，要走过一条大马路，路过一片黑压压的瓦房。瓦房错落有致，鳞次栉比，道路曲径通幽。白秀走了十来分钟才到了大队部里。

大队部是旧社会大地主杨光龙家的老宅，典型的四合院，砖瓦房，大院套小院，回廊转角，布局十分得体。院子的走廊比较宽，窗户门廊都是雕梁画栋，感觉气象不一般。

这时候，大队部里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人在供销社里买点盐巴、茶叶，扯几尺青布、白布。李玉和坐在办公室里，有事办事，没事用那部摇把子电话往外打。这时候，他刚把电话放下。

白秀看到了，从容地喊道：阮团长——阮团长。

李玉和姓阮，是造反兵团的团长，白秀就喊得很得体的。

李玉和在办公室里答应说：白老师你进来一下。

白秀老师信步进了李玉和的办公室。她知道，大队部里还有一些人，不能犹豫，犹豫了就好像做贼心虚。

进了李玉和的办公室，李玉和看似从容，却也留心看了一下白秀。圆脸秀发，皮肤呈苹果红，表情端庄。端详的时间很短，但感觉与在台上演母子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也只能赶紧说正事：我说白老师，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看欧阳芬给有点异常？

白秀心里打鼓。欧阳芬的事，她也有所耳闻，但她不敢确定。同时，在《红灯记》里，她是欧阳芬的奶奶，演多了，就有了些感情，便说：欧阳芬有名气，群众信口开河也是有的，我们还是要有证据才敢发言。

李玉和以为自己让白秀演李奶奶，关键时候会靠得住，然而，也没有问到可靠信息。

于是说：白老师你关注一下。《红灯记》是样板戏，我们主要角色出了问题不好交代。鸠山、王连举、侯宪补他们出问题都不怕，就怕我们三个主要人物出事，很丢妃子村的脸。

白秀看到李玉和说得认真，也是拍心的话，于是说：我也再观察一下，你也做一些调查研究才好。

说话的口气，真还有点像是《红灯记》里的母子。

李玉和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再琢磨了一下。琢磨了一下，似乎还想做点什么。想想，又似乎只是想找个理由与白秀多待一会。

于是抬头看了一眼白秀。白秀眼睛透明，表情温和，还想继续配合李玉和做调查研究呢。李玉和却找不到什么话了，想做点其他的，又不知从何做起。表情有些不自然起来，场面突然有些尴尬。于是也就不好多留白秀。

就这样，谈话就结束了。

没有结果，议论却不断。说到欧阳芬为什么会没有结婚就怀孕，妃子村人更感到十分蹊跷。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整天老想这件事，想从前欧阳芬是高高挑挑、苗苗条条的，虽然胸口有些高，但腰身很细的。走路也麻利，从她的身边过，总是感觉到一阵微风起来。现在不是那个情况了，欧阳芬好像胖了一些，典型的变化就是腰没有了，臀部大了，整个人都比从前丰满了。想到这些，那些年轻人还在背地里叽叽喳喳：婚没结怀什么孕啊……

说这话的人，还要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听见，吐一下舌头——不能乱说话哦，人家是红人呢……

议论来议论去，总是没有个结果。妃子村就由一场《红灯记》，被欧阳芬和张美兰两个女演员搞得风风雨雨。但是，《红灯记》是革命样板戏，出现什么情况都不得不演。

只是，这个演李铁梅的欧阳芬，不知怎么避得过这风口浪尖。

### 第三章 李玉和罢演

这天是国庆节，晚上，大队部的场院里又要演《红灯记》了。其实，这戏村子里人看过好多次了，不但在妃子村里看，还

跟着宣传队到其他村子里去看。这个晚上，人们对《红灯记》兴趣不大了，最主要的，是想看欧阳芬和张美兰。

太阳还没有下山，就有人去大队部的院里占位置。人们从四面八方往大队部的四合院里赶。戏台早就搭起来了，台面坐西向东。台子也不宽敞，充分利用了房子的走廊，再用木方往外延伸出两米左右。戏台后面，挂了一块枣红色的幕布，演员就在幕布后面化妆，再根据剧情的需要，从幕布的一侧依次出场。

戏台下的院子也算大的了，可以容纳二三百人，还长着古槐树、紫金花、金银花藤蔓。人们就依着这些古树或坐或站，说笑话，吸烟，打情骂俏……

天色渐渐黑了下來，场院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便是人山人海了，原因是其他大队也来了不少人。其实，有的年轻人，不但是为了看欧阳芬和张美兰，他们是找机会谈恋爱，有的，又是趁演出的时候在暗地里摸女人。

有的男人，趁自己“物色”好的一个女子不注意的时候摸人家的乳房。不知道男的有心无心，也不知那女子愿意不愿意，有时候，总是会看到男的女的，眼睛都似乎专心地看演出，那男的手却是不停地在女的胸前抚动……

演员们差不多天黑了才到大队里来，来了也不可能马上演出，他们还要化妆。欧阳芬来得比别人早一些，她刚走进场院，院子里的人都扭头朝她看去，表情有些异样。从前不是这个样子，她来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了，觉得比较平常。很有可能，大家都看出欧阳芬已经怀孕了，都在小声叽叽喳喳。

也有人小声说：时来运来，讨个婆娘带肚来。

欧阳芬照样昂着头，只是走路好像没有从前麻利了，腰肢不像从前那样灵活地扭动，屁股也是显得有些浑圆。她的肩上挎着



一个黄色的挎包，挎包里装的是她演李铁梅时的衣服。她演出穿的衣服不复杂，一件红底碎花的衣服，一条青色的裤子。还有两条辫子，又粗又黑又长。这两条辫子，是欧阳芬的母亲为了支持革命样板戏从自己的头上剪下来的。

在观众嘈杂的议论声中，其他演员也陆续来了。李玉和、李奶奶、鸠山、王连举以及磨刀人和卖粥大嫂张美兰等演员都走进后台去……他们都是从地里干完活又来演出的，身上都还有许多的汗味呢。当然，他们都拿着自己的演出服装。这些演员的服装，也都是他们自己准备的。李玉和不知从哪里找了一顶大盖帽，这是他作为一个铁路扳道工代表性的标志。演鸠山的王大宝，他演出时穿的黄大衣，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其他演员，穿的就简单了，上台都穿他们平时出工的衣服，只不过，演出前在脸颊上擦一点红颜色，用墨汁画一下眉毛。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演员们都化好妆，站在后台无所事事。从前，演出都是天黑一会儿就开始了的，今天却迟迟不开始，台上的气氛好像有点异样。李玉和是宣传队的队长，从前，演出前总是忙前忙后，指挥演员走台化妆，安排尽快上台。这天晚上，李玉和却站在后面，阴森着脸，化好妆，却不忙着上台。

台下有些骚动，观众叽叽喳喳——有的还打口哨，说怎么还不开始演，这样一来，乐器才奏响了。

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先是锣鼓和“镲”“当当嚓嚓”地打起来。两个锣鼓手中有个是独眼，一边敲锣，一边歪着头，认真地听着锣鼓的节奏。

其他乐器就只有二胡和笛子。二胡和笛子都是乐手们自己做的。做二胡的时候，胡佑贤还去田野里打蛇，用蛇皮来蒙二胡筒子。虽然是自己做的，但二胡和笛子的音色都非常好。